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甘肅通志卷四十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炎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甘肅通志卷四十四

藝文

藝文首重

王言德音已列翢郵欵內

綸綍宣布安內攘外除暴安良上荷

天庥下恤民隱勒珉澤宮播告天下垂諸萬世永為法則

志藝文

御製

聖祖仁皇帝諭陝西四川總督吳赫康熙三十六年

上諭朕廵幸沿邊地方詢察閭井生聚及土田沃瘠之狀自晉抵秦經行二千餘里直抵寧夏所以勤求民隠至殷且切惟朔方資大河之灌注疏渠漑田宜於稼穡當兹春氣豊遂正三農盡力南畆之時誠恐有司官員不體朕懐因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辭供億擾累小民既東作之有違將西成之奚望今一切軍需芻糗俱經儲

備足以資用至扈從人役概從簡約所有馬匹悉牧放水草善地並不須以供辦草豆動煩民力爾可傳飭有司禁勿借端妄行科派違旨事覺定行處分仍徧諭地方百姓各安本業廛無廢市隴無輟耕庶不負朕親歷邊圉軫恤民依之意特諭

諭寧夏官紳兵民康熙三十六年

上諭朕體天育物日以治安為念雖身在宮庭而心恒周四海頃因指畫軍務不憚勤勞遠涖寧夏無非為盪滌

冦氛綏乂生靈計也緣邉千餘里土壤磽瘠惟寧夏洪流灌輸諸渠環匝廵覽所至甚慰朕懐夫農桑者衣食之本積儲者殷阜之原爾官吏宜董勸父老子弟三時力田以盡地利比屋勤殖以裕蓋藏縱使歳偶不登亦可無憂匱乏若夫秦風健勇自昔為然其在朔方尤勝他郡爾等或職居將領或身列戎行尚各厲精鋭以効干城禦侮之用斯國家有厚望焉至於忠孝慈惠服官之良規孝弟齒讓生人之大經法紀不可不明禮教不

可不肅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經術勿以習尚氣力而不澤以詩書總期上率下從庶幾馴臻雅化茲乘輿返蹕距靈朔雖遠而睠念塞垣如在几席爾等誠能敬體朕言將吏協恭兵民咸理生聚日益厚風俗日益淳則疆圉實有攸裨朕心亦用深慰慎毋視為具文辜朝廷惓惓牖道之意欽哉特諭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康熙四十三年

維

天盡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踐阼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皥以克副維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厄魯特噶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輙狡焉肆其凶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

終不悛我師三出絶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禆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迺蠲釋青災潔事禋望爲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兹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兹武畧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攷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

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兹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為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

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兹三紀嘗見羮牆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盡隷侯尉維彼兇醜瀆亂典常既梗聲教遂窺我疆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旂祝融驂鸞風伯戒途宜暘而暘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效靈泉忽自涌其甘如

醽設為掎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絶域無人
獸羣受掩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翦
其黨孽俘彼卒徒衆烏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為
民困慎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冬雨雪其零載馳載
驅我行至再蠢兹窮寇昏惑不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
爰寧其居爰復其賦藩落老穉斯怙斯嬉歲晏來歸春
與之期春風飃翩揚我旆旓我今于邁如涉我郊言秣
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閲彼彈丸天降兇罰孤雛就

羈三駕三捷封狼輿尸既腊梟獍既獮豺貙大漠西北解甲棄殳振旅凱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昔我往矣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屆羣醜今我來思在泮獻功有赫頌聲文軌來同采芹采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鼓師在安民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此吉緬維虞廷誕敷文德聖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萬斯年視此銘詞

皇上御製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 雍正三年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
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
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密
近甘涼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廑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扎什巴圖兒等
震讋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爲親王凡弟八人咸賜爵祿羈縻包容示以寛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尚兾草心輯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扎布等實為元惡謂國家方弘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羮堯為撫遠大將軍聲罪

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
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鋋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
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
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
負險抗違乃決翦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羮堯
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
軍於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擣其窟穴電掃
風驅搜剔巖阻賊徒蒼黃糜潰竄失據羅卜藏丹

津之母及逆謀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
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
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
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無
久役之勞内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
月之朔奏凱旋旅鐃鼓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
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
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為朕踴躍用命斯役也㓗夷凶悖綏靖番羌俾
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丕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
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
刊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為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弥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
種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
負其阻遐禍心潛構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震
爵號洊加示之恩信如何凶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憝
寇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
王師即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霜響鼙鉦蠢茲不順
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岳疾如雨風

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當翦而滅斯焉決討厲兵簡將往擣其巢踰歷嶔嶇坦若坰郊賊棄其家我縶而獲牛馬谷量器仗山積蹇兔失窟何所逋逃枯魚遊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彼逆謀懸首槀街獻俘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雄特天討既申羣酋惕息槖戈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辭

繼志述事念茲在茲

甘肅通志卷四十四

甘肅通志卷四十五

藝文

甘省自羲皇畫卦肇啟文明千古文章孰大於是從漢迄今或良臣謀國碩畫訏謨或學士名儒立言著述皆足信今傳後鼓吹休明即吟詠篇什輶軒采風亦所必録搜輯薈萃備載簡編至於月露風雲浮詞綺語無關治忽則不取焉志藝文

奏疏

漢趙充國上書陳兵利害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徳至計亡已故遣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徳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

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

之令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幵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

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

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充國上屯田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

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

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

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

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

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

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

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趙充國復上屯田狀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

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致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充國復奏屯田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絶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

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逢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徳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冦又見屯

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敵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令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

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
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
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
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
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
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
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
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寛仁未

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班超上書請兵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兹平通漢道若得龜兹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絶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

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絶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絶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

外域攻外域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燉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兹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兹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曹鳳請建復西海郡縣　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

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濵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

絶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

班昭上書請兄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絶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輙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

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

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録妾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縁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則便捐死于

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
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
犯忌諱

虞詡上疏請復三郡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
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
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
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
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

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内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山河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段熲上言討先零東羌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

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内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埶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内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横之埶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

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内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兹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䞉刀雍鑿艾山渠表　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

軍户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為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飢儉畧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為用覩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寧夏靈州有富平廢城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跡其兩

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

為之高于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

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奔頹渠溉

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

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

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

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

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

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絶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榖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

刁雍運屯榖付沃野表　奉詔髙平安定統萬及臣

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

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
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
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
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
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
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
刁雍河西修城表　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
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

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永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

宋宋琪論邊事疏

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蕃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

帳族有生户熟户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户居深山僻遠横過寇畧者謂之生户其族多有世讐不相來往遇有戰闘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栢林謂之南

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使為鄉導其强壯有馬者命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陿不得成列躡此鄉導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

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候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為邊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勍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

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
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
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鬬以騁兵鋒莫若持
重守疆以挫其鋭彼無城守衆乏餱糧威賞不行部
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
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絶其奔走之路合
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
獲生口資畜許爲己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

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鐮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

張齊賢上備邊疏　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

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

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茍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户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

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為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

張齊賢上靈州事宜疏　靈州斗絶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為患以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

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莫
若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
戎之師幸山西熟户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
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
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
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若於蕭關
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
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從蕃漢之兵乘時

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

張齊賢上經制西邊疏　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刼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脇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

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强大蕃族與之為敵如漢斷匈奴右臂乃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阻撓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死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刼析逋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

諸處漸為控制矣何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

范仲淹論西事劄子 臣聞兵家之事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

朝廷不得髙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内使無虚可乗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原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陜府華州據黄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消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

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
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
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
百里敵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出進不
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
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
輿深入之謀擊難制之敵未可知也然則漢唐之時
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受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

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
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覩
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敵者唯陛下深計
而緩圖之

蘇軾論西羌夏人事宜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
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
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
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

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敝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歳賜既罷和市亦絶彼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馬墮壊所失盖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

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彼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彼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彼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彼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

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挾制其公主以弑其君之
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
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
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與否若朝廷從汝請遂
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
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部部吾
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
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

之嵬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國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嵬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嵬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鑑元昊本懐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

皆歷年而後克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挾必從倡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為開之太易納之

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嵬章之捷或漸有欵塞之謀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彼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心向化當且與

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彼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巳而臣

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少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以畏事為無事者臣切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

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元特穆爾鹽法疏　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

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其陝西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預期差人分道齎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無有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司近年散於民戶且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於內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環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先因關陝旱饑民多

流亡准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為率減免四分於今三載尚有虧負葢因户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産已空邇來歲額豊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為艱本司官督勒有司徵辦無分髙下一槩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價銀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民安能措畫糶終歲之糧不酧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裝運止從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

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鄰接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鹽池除撈鹽戶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興販但遇行鹽之處諸人毋得侵擾韋紅鹽法運使每歲分輪官吏監視聽民採取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

辦運司元額課鈔因而夾帶至黄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陜西興販解鹽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

明楊一清請復茶馬舊例疏　臣於茶馬事例知聖祖神宗睿謨英畧度越前代也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熈寧間乃有以茶易蕃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廏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無越於此至我朝納馬

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即納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得失輕重較然可知且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世仇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絶内外者也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畔且如一

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邊之上策前代䂢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百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將意外之慮或從此生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仍遣廷臣齎捧前來會同臣等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違背附近番族調取原降金牌前來納馬給茶賞勞

有不受約束招調者官兵誅剿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懷畏永為藩籬之固

劉天和陳邊計疏　訪得漢人歷年被驅掠在敵中者常數萬人每敵騎南牧近邊則脫身而歸然以守墩官軍殘忍貪功遇有到邊則偽舉火砲殺取首級冒報功次希圖陞賞是以來歸者尚少查得舊例遇有到邊鎮廵官查取姓名鄉貫差人伴送寧家夫彼皆中土良民我不能衛之保安致彼被掠彼不忘我

冐死逃歸我不加恤又從而利其盜得之物此何理也切念先年曾因邊方缺軍懸賞召募每軍一人給銀五兩能召及百人者陞一級其所召者多老弱逋囚之人然走回人口少小而去強壯而歸彼之伎倆知之稔矣其耐寒暑習戰闘猶夫彼也以此赴敵所謂用我所長也乃縱之使歸民伍謂之何哉近來各鎮將官亦有私蓄以備爪牙者緣未著為令故所收者不多合無通行各該鎮廵官曉諭守墩官軍但有

敵中走回人口隨即收送鎮廵官處時刻不許遲留除老弱婦女照舊伴送寧家其精壯男子及十四五歲幼童若係本鎮附近軍民俱倍加撫恤編入衛所與正軍一體食糧無妻者官為娶妻無屋者官為買屋發遊兵部下名為先鋒軍每逢出戰用以當先使之踴躍呼譟以倡士氣先登陷陣以挫賊鋒敵中騎回馬匹有堪以出戰者官給時價收買不堪者聽其自行變賣收送墩軍夜不收仍給官銀三兩以塞其

貪功妄殺之心其視用銀五兩召募不堪之人以耗
邊餉似有間矣若有貪功妄殺者下手之人抵命該
管官知情者問發充軍仍行各該撫臣出給告示發
各墩懸掛曉諭或別行召誘庶風聞塞外來歸者日
衆每鎮若得千人以上鼓譟於軍中則三軍氣勝所
向不怯而武功大振矣

楊博查處屯田討安地方疏　臣以庸劣誤蒙聖明
付以邊撫重寄任事以來其於地方利弊靡不悉心

講求大要河西事體重且大者莫過於屯田一事遂即案行守廵兵備四道各將境内荒蕪田地通行查出或上下水利不通應該挑濬或人力牛種不敷應該處給或從来拋荒未種應該開墾逐一議處明白每處畫一小圖貼説其上陸續送閲果有父子兄弟相率力田者即以姓名開呈動支官錢買辦羊酒花紅犒賞惰農自安者各舉數人量加懲治以警其餘去後節據分廵西寧道副使鍾鐺先將鎮城迤南荒

田開報到官如黒河木龍壩則有荒田二十餘頃洞子渠則有荒田一十三頃馬子渠則有荒田一頃大滿渠則有荒田四頃即鎮城一面荒蕪之田至於如此其他十五衛所可概知矣臣即督同鍾鑑前去各該地方逐一踏勘召人承種不見有響應者會集父老問之咸以為往年興復屯田或種未入土名已入冊或人已在逃糧猶如故不知虜至則不得耕牧水淤則不能灌溉其從來拋荒之地雖節奉事例永不

起科官司一概追徵更無分别未受富饒之利先罹剥膚之害以故寧甘貧窶不敢承認臣惟甘肅地方與延綏事體大畧相同先年河東民運皆係本色後因輸納不便改本為折遂致二鎮漸次蕭索延綏守臣無歲不討内帑者以其計無所出不得不仰給也甘肅苟且支持未嘗輙意陳乞者非守臣之才過於延綏以其地土肥饒猶可耕牧故也臣自入境以來見所至荒田不下萬頃遂極力經理期於少效乃令

備咨輿情始知其受病源委全在於催科之不法而法令廢閣實由於勸懲之未至若不急為處分河西生計日就窮蹙臣恐萬不得已又將如延綏之奏討矣以内帑有限之財應諸鎮無厭之請非惟該部難以區畫亦非臣等邊臣體國之忠也昔漢趙充國唐郭元振在河西咸卓然著聲考其所為充國則上屯田便益以逸待勞元振則修通河渠盡水陸之利令時雖云異勢不甚殊倣二臣之意而不泥於其跡固

亦存乎其人焉耳如蒙乞勅該部將原奉各邊拋荒地土聽其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其舊曾起科荒蕪年久仍要用力開耕應納籽粒一體蠲免事例再加申明行臣遵守仍聽臣將在城甘州左等五衛并山丹衛高臺所行分廵副使鍾鑑涼州鎮番永昌莊浪古浪五衛所行分守參政張璽肅州衛鎮夷所行兵備副使趙得祐西寧衛行兵備副使王繼芳各會同副參遊守等官督同衛所掌印管屯官員及玆邊警少

緩之時將一應荒田查議停當候明年春煖刻期舉
行合用錢糧人工等項并未盡事宜臣當往來調度
次第整理各官果能加意區畫有益地方事宜查上
勞勣該部一併録叙怠惰誤事者具實論劾其衛所
官吏知數人等若仍敢將荒田作弊朦朧起科嚴行
拏問從重治罪中間如有應完籽粒亦許從實查免
不得徒事虛文庶政有條理人自樂從臣猶恐議者
必以為永不起科大便小民為疑不知損上益下藏

富於民實自古經畧之長策若使民果富饒臣欲鹽糧則鹽糧有餘臣欲銀糧則銀糧有餘臣欲清補撥年屯糧則屯糧有餘所謂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然則民方糊口不給遑恤其他萬一虜騎充斥倉廩匱竭河西不幾於坐困乎此臣之所以早夜圖維不能已於有言也臣不任懇切覬望之至

楊博修築緊要城堡以弭外患疏　議得本鎮地方斗絶羌戎之中孤懸河湟之外度勢審時較之沿邊

諸鎮獨為難守而經制長策大要亦不出於趙充國留兵屯田部曲相保塹壘木樵校聯不絶之數言葢以靜致動以逸待勞自足以坐收成算而區區攻戰之末不與焉臣以駑劣以今歲七月之初始至鎮城深惟積穀重農第一要務故亟將屯田事宜議擬題請其次則繕城郭起墩堠謹烽燧良不容緩乃備行守廵兵備四道將檗鎮城堡墩臺通行查處昨因八月九月農工告畢已將甘州張欽等堡山丹石硤口

等堡風營等墩高臺老鸛等墩永昌明沙等墩洪水
閆王邊等墩涼州張義等堡紅城子大紅石等墩古
浪可可等墩肅州譚家等堡應添置者次第添置應
修飭者次第修飭事涉瑣細不敢陳瀆聖聽外但惟
鎮番地方北出涼州二百餘里曠遠寥闊實與宣府
獨石馬營相類昔人謂於涼州北境磧中建置城垣
控其衝要自是冦不敢復至涼州城下即此處也乃
今風沙壅積幾與城埒萬一敵騎突至因沙乘城豈

惟涼永坐撤藩籬實甘肅全鎮安危所繫至於涼州柔遠懐安靖邊亦皆番虜往來出沒之所垣牆低薄壕塹淤塞雖嘗屢議修築止縁無人任事旋議旋罷今右參政張璽欲要於鎮番添築關廂一則消除沙患一則增置重險并將修飭柔遠等堡事宜開呈前來詢之父老咸謂可行質之官僚殊無異議急當整理但夫役動調衆多錢糧經費浩繁事體頗重固非臣愚所敢擅舉如蒙乞勅該部再加查議稍待來年

春暖土脈融和容臣查照所議刻期舉行未盡事宜竟自查處仍行叅政張璽凉州副總兵蕭漢往來督視務期一勞永逸保障地方事完將用過錢糧撥過夫役備細造册奏繳仍行守備蔡勲往來提調刻期完報

張倫救荒弭患疏　奏為救荒弭患事切見陝西三年雨雪愆期赤地千里饑窘枕藉流移亡數賑貸罄倉廩之儲勸借竭富家之積誠可痛哭流涕且外控

三邊內制番夷自古用武之地俗多强悍軍民雜處有回回土默特河西西番輝和爾拉哩諸種族雖係附籍當差狼子野心終不能保成化四年開城縣土默特穆蘇相聚為盜據險石城特勞大軍剿滅費出萬計即今之患又非穆蘇之比況敵騎猖獗各邊防禦誠恐風聞山西饑饉倉廩空虛謀大舉深入動調邊民截殺則軍餉何以備之轉輸何以處之此可慮者一也平慶地方盜賊蜂起誠恐勢至燎焰不可撲滅此

可慮者二也流民俱在漢中荆襄萬山患出不測又非劉千斤比此可慮者三也王府禄米不足啼饑號寒此可慮者四也故曰思患預防有備無患臣有一得之愚非身家利上為朝廷下為民命内防激變外防邊患昧死規畫條陳一曰救荒無善政興水利而已臣見河南客船俱從黄河達淮直抵南京新河水利莫此為便照得南京常平倉烏龍潭等倉糧米不下數百餘萬且近年歳頗豐稔乞勅内外守備南京

户部總督糧儲等官會議將前項倉糧借撥二十餘萬石於南京江淮濟川二衛馬快船撥一千駕船軍人給口糧盤纏查取應天府官銀雇民船一千載運至河南孟津縣等處水次收貯仍勑户部將南方折糧銀太倉銀運至孟津縣督有司雇騾車二千運至潼關倉并合空閑處如法堆放以賑陜西山西河南各司府州縣官斟酌緩急難易設法運賑務在盡心殫力俾民得實惠庶幾人心安而外患可防也二曰

浙淮長蘆存積官鹽所獲私鹽通賣銀運至南直隸蘇松等府又各府庫銀督令有司以禮召積粟之家依時估給米價船脚令其自行載運至前項水次有能仗義輸米五百石者給與七品散官三百石者冠帶榮身庶官民兩利三曰慶陽靈州鹽課司池鹽勅陝西廵鎮等官召商納米於缺糧處上納斟酌米鹽低昂定價如米貴糴買無出依時價納銀別行區處糴賑四曰河州西寧等處官茶并獲私茶許客商於

缺糧去處納米領茶備賑五曰陜西司府州縣官隷銀免徵以贓罰銀物減半支給以蘇民困待豐年發補六曰加意招撫復業將官銀易牛犋種子給招流亡將拖欠糧草官物及一應不急之務暫令寛免有司體詢民瘼曲加撫字七曰專委布政司官督有司修理預備倉多方蓄積行問刑衙門贖罪納米備賑八曰終南華呉山一帶深谷之中多有無籍假以僧道潛住或聚衆為盜或造為妖言煽惑人心令飢民

流移誠恐被其誑誘誤為不軌宜出榜嚴加禁約

朱笈豁免屯糧賠累疏　臣伏讀皇上登極詔書一

陜西沿邊及兩廣等處軍民田地先年被賊蹂踐拋

荒者及各處荒閑官民田地各該廵按御史勘實具

奏該徵夏秋稅糧戶部悉與蠲免又各處水坍沙壓

等項民屯田地稅糧負累軍民賠納曾經撫按官查

勘明白具奏者該部即與除豁欽此臣有以仰窺皇

上損上益下而軫恤民艱甚大惠也是故海內臣民

歡欣鼓舞莫不翹首拭目願太平之治謹以夏民負累屯糧疾苦瀝情上懇照得寧夏孫懸河外逼鄰敵境地土硝鹻膏腴絶少而當時定税遽擬一斗二升其後因缺馬缺料加增地畝草束賦日益重又其後河勢遷徙衝沒良田遂至河坍沙壓高亢宿水荒蕪無影等項而田不得耕矣繼又加以雜差則挑渠修壩採草納料捲埽起塲等項而勞者弗息矣比先當事臣工不忍前項田糧苦累節經具題未蒙豁免由

是歲無豐凶例取登足故糧有拖欠撒派包賠包賠不過勒逼逃竄逃竄不已則又摘丁頂補派及嬰孩年復一年以有限之丁受無窮之累馴至户口流亡生齒凋耗臣先任寧夏項田軍餘見在二萬八千餘人每衛所開報逃亡輙為蹤踖自臣去大同丁憂起復仍涖斯土距今僅四年而逃移者又不啻五千餘矣屢經前撫臣招徠復業畢竟傷弓之鳥驚棲不定但聞清派相繼逃移遂使市井蕭條村落荒廢有不

忍言者夫國保於民民保於食今罔念夏民眙累之殘傷而乃攖情於催科之殿最追逋負之稅者逐見在之民撒拋荒之田者敺安堵之衆臣不佞切有條陳民瘼之計先已行寧夏兵糧道僉事劉之㠓查報勘過河坍沙壓高亢宿水拋荒無影等田共一千六十頃三十五畝計征糧一萬二千一十石穀草一萬七千五百餘束地畝銀一百一兩折糧草銀四十三兩造册呈繳到臣覆查間忽覩邸報因該兵科給事

中劉鋐題為摘陳邊民困耗之狀懇乞聖恩破格蠲
恤荷蒙皇上勅下該部查勘臣竊私憂夏鎮素有江
南之名惟恐溺於舊聞者見此蠲免必曰夏有水利
稅不可免軍餉歲用額不可縮不蒙亟賜蠲恤輒復
不識忌諱為皇上陳之夫夏方何為而敝也以糧差
繁重之累也糧差何為而累也以塞北江南之稱也
諺曰耳聞不如目見彼擬寧夏於江南者果經歷其
地而灼見乎亦使夏人冒魚米之虛名受征歛之實

禍乎且江南財賦之地泉貨所通寧夏戎馬之區較於陸海本相霄壤而顧有聲於寰宇之內自有小江南之名故夏鎮鹽引曾議增淮減浙而計部亦謂地饒糧賤藉口滋駁故淮引不添浙引不減請給內帑亦不肯多發也臣先任撫夏思為邊氓告哀今奉查勘據該道勘實造冊前來并勘實各項賠糧田地文冊一本進呈御覽伏望聖明勑該部通將包賠糧草原額悉與開除其高亢等項量為減徵流民復業官

助開墾待後地闢財豐漸次補復舊額一以盡損上益下之愛一以昭聚人導利之公庶脱之於湯火之中而登之於袵席之上無事必謹惟正之供有事必攄敵愾之志臣所謂固護人心而保安地方者此之謂也

雒遵請墾屯田疏　恭惟皇上念邊人之疾苦也計多得良司牧頃言官部臣請增科額即可其奏蓋廣羅才俊重邊牧甚至德也臣竊惟得可用之人即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今時可為莫急於九邊之屯田而其廢舉係司牧焉敬為皇上陳之西起燉煌東距遼海邊陲延袤萬餘里者初立軍衛時軍各予屯田雖坐落地方遠近不一其數相當不至少缺相沿至今邊軍多缺伍而田以屯征課者每每告匱不能餉什之二三夫度田非益寡而計兵未加益以口量地視昔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屯田之失其初也近來議復屯田者不知有幾訖未見效而復其舊者

其說固多大較不過有二焉一則戎馬之出入無常邊人畏而不敢耕一則佃屯之頂補多差邊人苦而不肯耕時敵釋桀心未有騷於邊境失此不復後難為力今復屯田相近而實不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見屯見佃者依舊辦課不容復議比訪之邊人及經彼守令皆云沿邊舊田今多荒棄間有願自開墾者禁之何耒食新田之粒先有頂軍之苦是能棄良田為荒蕪不能舍荒田而許耕耘孰此籌邊

臣愚竊謂非計也然與其額征而禁民之耕孰若弛禁以盡盖窮卒乎臣反復永思必須重望科甲之人布列沿邊州縣方可藉以舉行但往年議者重惜科甲多畏邊地孤危授官稀鮮豈知志士垂勵念不異遠忠臣報主義不辭難況入官一時之苦易邊塞萬姓之福而先試諸難又作成人才之一要機也有識之士伊誰憚而不救耶伏願皇上勿忘邊備之單弱推廣臨軒之徳意勅吏部遵照欽依查將沿邊一帶

州縣每遇選期先儘進士相應者選授正官如員缺太多間從見例擇年力精健舉人稍填補之分符專牧廣托民社之寄星列棊布密堅捍禦之司其前項傍邊近地逃絕拋荒凡可田去處悉令各正官聽督撫委用親自履行相度地里得便宜懸令不論官軍土著流民各色人等願佃者許其開墾即以所墾田為永業不起科復其他徭量給租種或相險阨以結團堡或挑溝畛以遏衝突諸可備邊安百姓者任設

方畧互為永圖不必屑屑然數日計功則荒塞餘民困弊可蘇又况耒耜之農夫即皆保障之力士不數年間邊食既豐兵下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可恃紓宵旰之憂者策未出此也再乞仍勅兵部速咨各邊督撫責令司道官不許沿襲故套聽委軍職槩隱見屯巧作拋荒惟許專令州縣正官分區畫域親踏荒地急為開墾毋令後時其寛課如議不得分毫科擾統待三年考績奏報酬以異

格不次超擢倘督責於上者發文移為了事奉行於下者呈文移而報完不求實效壞我邊事許各該巡按御史的查參奏重治不少貸則皇上增額之德意流溢塞下而墾田之實政可及時振舉矣

戴才議處極邊地方兵將疏　臣惟甘肅一鎮最為孤懸而防範機宜尤當嚴密所以然者何也蓋各邊止知防秋而甘肅四時皆防各邊止防一處而甘肅則又防番防回兵馬奔馳殆無虛日凡可權宜裁處

者皆次第舉行外竊照高臺所設在甘州之西相去二百餘里土壤肥饒軍民庶富猾回素所垂涎賊番不時窺伺先年議設操守一員管領馬步官軍一千餘員名在彼防禦緣官卑兵寡番回易玩每遇大敵侵犯動發兵馬設伏不惟徒勞軍士亦且糜費芻糧且居住之民多係四外流移姦偽百出難以制馭又照西寧巴暖三川介於山溪之中東接蘭州南抵河州西連碾伯尤為曠遠且土漢雜居番回環峙中間

膏腴相望棃棗成林少有不足則肆剽掠此時雖設
防守官一員摘撥西寧官軍二百餘員名并彼處屯
長土兵相兼防範每遇有警去西寧頗遠加以蘭河
逃逋之民附於其中相誘為非動倡悖逆此二處實
不容不處也然欲為處必須增置兵將而增置兵將
又當會計錢糧當此極邊困乏之時如之何其可也
臣查得甘州既設總兵官一員統領正兵三千及標
下前鋒家丁勇士一千居中調度已足捍衛又設協

守左副總兵一員統領奇兵三千共駐一城似將有制之兵置於無用之地中間衰多益寡移彼駐此要必有道以通之也及質諸守廵二道李敏徳張廷槐等會同總督三邊軍務右侍郎郭乾及廵按御史雷稽古議照高臺與巴暖三川地方俱係富饒要害之處無事則彈壓軍民有事則防禦番回誠不可缺人也酌量已久故敢冒昧上陳伏望皇上軫念河西極邊重地乞勑兵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合無將

高臺操守裁革左副總兵移駐高臺就將奇兵官軍摘撥一千員名與高臺所見在官軍共合二千之數付之本官統領防禦其東而平川守備西而鎮夷操守勢相聯屬亦聽本官管轄調度應援截殺高臺既議裁革却於巴暖三川地方比照碾伯添設操守一員再於西寧遊兵下班軍內撥發二三百名或召募一二百名與前軍士付之統領防守臣等又思作事貴於謀始選將尤在得人查得甘肅坐營都司莫倭

宅心勤謹生長西寧彼中土俗民情山水險易素所稔知若將本官改授巴暖三川操守添設之初凡一應防禦事宜必能有濟如此庶兵將增重番回讋服軍民既有所賴地方可保無虞矣

鄭洛收復番族疏　據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石槚呈會同贊畫主事梁雲龍僉事萬世德議照西寧古湟中地也乃甘肅涼莊之右臂河州洮岷之前戶萬山迴合二千餘里諸番羅列奚啻數萬頋附近境內而

歲納茶馬者謂之曰屬番其散出山外而易茶屬番者謂之生番種類不一遠近攸分要之皆為中國之藩籬徊未欵之先松套諸部遠莫敢犯間有海邉諸寇諸番兵力既足相抗又畏漢兵之尾其後步擣其巢穴以故忽來忽去未為大害茀自數年以來敵借中國之欵不獨海上而延寧松套諸部會盟蟻聚長驅大進始而搶山外之番矣在該鎮則曰此生番也非吾族類坐視荼毒恬不為異以故生番俛首歸順

歳納添巴願為部落如紅帽兒姑古只等不知其幾已繼而搶境内之蕃矣在該鎮則曰此雖屬蕃非吾百姓也曲為隱忍莫之一救以故屬蕃甘心順從亦歳納添巴而招中漸廢如俺官阿落受等族又不知其幾已諸蕃既順又因而搶土漢之民矣陰實刼奪陽為誤及在將領亦曰蕃漢雜處原無分别互相容隱量為歩須罰服粉飾塘報以邀重賞細梭等物利不止於數倍故土民無依亦倣效諸蕃添巴之例而

歲納不缺甚至有土官為土民而賞給有差者亦添巴之別名也年復一年剥削日甚以麥豆青稞口食取之蕃也褐疋毛布輕煖取之蕃也迨其搶掠或令為嚮導或驅為前鋒兵力亦取之蕃也且往年該路將領既不能保蕃又能害衆如以鼠竊小事輙率兵攻打堡帳希圖牛羊資財之利其偷赶番子馬匹本為報復則又代為追還倍加罰服内困於法外困於敵諸蕃蹙額之情誠仰天而莫訴矣然敵黨日增則

敵謀叵測漸生不軌之心故一犯西寧殺副總兵李魁等再犯洮州殺副將李聯芳又犯河州殺遊擊李芳長驅洮渭騷動三秦擄掠之慘道路痛心今特令大臣經畧贊畫司道分猷剏敵招番招回生屬番人共一百六十族部落該七萬四千七百一十餘名傾心歸順各無異詞等因到臣議得兩河皆番而河西為甚河西四郡皆番而西寧為甚蓋緣遠連青海近接河湟古先零罕幵遺種在焉其於匈奴種

類既殊住居各異故甘肅一鎮北則匈奴南則羌番

漢稱河西五郡斷匈奴右臂者以敵不能越此而南

牧也祖宗畧地西陲緣俗立教加意諸羌故大建梵

宇特賜專勅番僧為衆推服者大者國師小者禪師

其諸豪有力者或指揮千户百户各授有差各寺崇

奉勅書及原領金玉印章在焉又以諸番資茶為命

故許納馬中茶以示羈縻屬番無異編民生番雖不

敢內嚮而所資茶篦則轉貿於屬番二百年來分方

住牧內外相安若時有跳梁或撫或剿旋即安定其松套諸部雖嘗垂涎搶掠然以甘鎮斥堠聯絡彼即潰牆而南畏我乘之旋即宵遁且彼敢掠番番亦敢之利害得失亦畧相當故番人為我保疆無敢異志自欵貢以來其王南牧許之借途因而收番此後敵騎因仍不為禁制遂致敵縱蹂躪番失憑藉子女牛羊皆彼所有生死予奪惟彼所制日招月引番安得不盡歸之敵也以故竟舍故巢率趨西海豈獨水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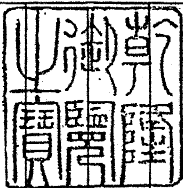
豐美實以諸番可利初尚利番之財物繼則利番為爪牙久之則利為心腹矣蓋敵驅番以掠漢而其禍本胚胎則漢為敵而驅番也臣細問積弛皆謂番回交通大防已潰西海四郡何地非番何地非回驅之不能招之不可蓋驅番則明以予敵招番又恐陰為敵應即地方官員亦謂此輩浸淫日久必不可招招則引賊入室難與共居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臣竊謂番回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故欲蕩兩川須

清西海欲清西海須鼓諸蕃乃大修播告廣詢羣策秉其極困誘以真情畧其往愆開之新路乃各蕃遠近傳聞風勢感動始而尒加七族自敵逃回既而紅帽一族賔妻送返臣至西寧凡蕃首投見者皆進之臺階撫之善語慰其苦楚賞以口食各蕃無不感激泣下願歸故巢奮勇殺虜者臣益加鼓舞乃守備祁德遍歷蕃巢遊擊曾光祖多方樹幟按察使石櫝悉心區畫主事梁雲龍僉事萬世德極力經營且條分

縷析部落有數中馬有額安插有所保護有方不惟屬番復歸即生番亦附不惟番慕義而逃歸即敵亦畏威而速返千里之藩籬既撤而復附數萬之戎羌既叛而復歸從此土宇如常邊疆無改戎羌安堵敵騎不侵張天朝之靈寵擅國家之盛事葢收此羌戎有六利焉番不附敵敵必讐番敵既讐番番益叛敵其約既解其勢即分敵既難侵番亦易制利一也敵越甘凉惟番是掠今我保番番氣自壯或偷赶馬畜

或竊殺敵級使敵不寧居流冦自息利二也羌富畜牧觔角皮革可供軍需利三也牛羊氈酪繹絡來市邊民財貨日通閭閻無匱連年殘壞可以甦息利四也山林通道樵牧來往蕃漢無猜小而薪爨大而材木源源資給利五也我既示恩蕃必懷感日與土人相親相睦不出五六十年與西納等族俱可化為良蕃利六也而其安危喫緊猶在於彼此勢分敵難深入者此皆事理易見土俗之人俱能言之然臣之所

以皇皇爲善後之慮故不在今日安插之妥而特爲
後日紛更之慮也



甘肅通志卷四十五